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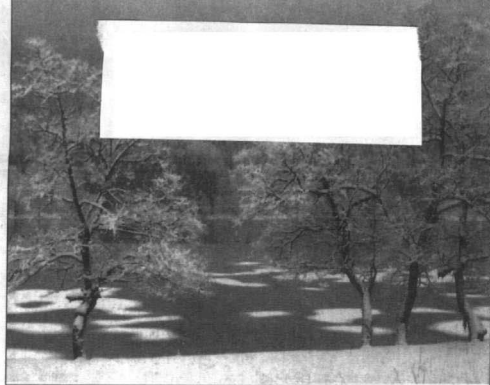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高 信 著

常 / 荫 / 楼 / 书 / 话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回廊木卷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常 / 荫 / 楼 / 书 / 话

高 信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22600

华夏书香丛书

常荫楼书话

高 信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75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613-1857-X/T·176

定 价:15.5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苏东坡当年在给一位朋友论读书的信中说过：“书富如海，百货皆有。”在如此汗牛充栋，包罗万有的图籍面前，读书人只有“不厌百回读”并“熟读深思”方能进入其堂奥，领略其精微。他更举了孔子为例道：“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

中华民族的先贤，于图书的推重和珍爱之情，实在是史不绝书。

基于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的构想，我们于1997年春天开始策划这套《华夏书香丛书》。我们有志于通过若干部专题图书，以图文并茂的生动活泼的形式，来深入解析源远流长的中华书文化史，来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来培养读者爱书的情怀，来增益他们对图书的爱好，从而把自己陶冶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进而以优良的心态和教养，满怀自信心地去参与21世纪的激烈竞争。

《华夏书香丛书》，荟萃了一批老中青三代学者和专家的读书随笔和书话小品。尽管他们经历不同且业有专攻，但他们对于书的炽热情感和精到的思考，将通过这一篇篇朴实无华、言之有物、大异于高头讲章的灵动文字，一一传达给读者，并引起读者的

共鸣和思考。

时下,书话丛书在国内已出版了多种,一种既出,皆好评如潮,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倒是相信,虽然商潮汹涌,但受几千年华夏书香浸淫的读书种子毕竟绵延不绝!在这种令读书人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华夏书香丛书》能够加入以弘扬中华书文化为职志的大潮,同襄斯盛并推波助澜,我们是引以为幸,引以为荣的。我们也惟愿这套丛书能够成为我们与书友之间的桥梁,从而以书会友,以友弘文,共同构建我们理想之中的“书迷天地”与“书香乐园”。

书话“出格”断想

高 信

一

新文学书话的写作，有没有格式？似乎是有的。近见杜渐《书痴书话》的作者介绍中有“书痴杜渐，好写书话，其文往往不按一般书评书介章法，但多有感而发之语”。这里说的“不按一般书评书介章法”来写，岂非“出格”？再翻到前边黄继持先生的序言《书痴之“小花”》来看，又有：“因此杜渐兄的书话便不免出格了。跳出书话的格套还不打紧，打紧的是他议论中不时触及当前‘敏感’的话题。所谓‘敏感’无非国家社会的实情实理，为感时忧国的读书人善能体察，却为秉权执柄的当道者间或暗然的。读书人不能安于缄默，古时有‘谏’，今日有‘鸣’。‘鸣’其实比‘谏’进展不了多少，意见都要等待当道者俯纳，‘主体’不在己方，因而往往给自己添上或小或大的麻烦。此不谓之‘痴’不可了。”

杜渐书话，确乎如此：谈《郑板桥书法集》和《碎玉集——郑板桥的书法》，谈着谈着就出了

“格”，顺带提到北京一位某先生到香港，两元一个芒果，偏不想自掏腰包去买，而偏令旅馆侍者代买。结账时每个芒果 20 元，每天仅芒果一项就花费上百元，自然有公家报账。芒果谈完又谈汽车，仍是那位某先生，一次参加宴会，来接某先生的是辆“丰田”，某先生大不悦，拒不上车，理由是“我的级别是坐平治，怎么叫我坐丰田？”主人自觉不解此中底蕴，只好截一辆“平治”以与某先生的级别接轨。杜渐言犹未尽，又联系到一代“学术大家朱光潜先生病危时，竟然找不到车子送他到医院；作家罗灏白，脑溢血突发，单位也没有车子送他，朋友从别的单位找来一辆，及至把人送到半路，已提前撒手”。而且“听说罗灏白生前曾跌断过腿，要求派车子送医院治疗，车是派了，当官的有批条曰：‘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云云。这几件新事，与郑板桥有何相干？相干的。杜渐于是就引出来知识分子从政事，引出来“难道当官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吗？”引出来郑板桥的自订润例“总比那些花国家的钱毫不肉痛，尸位素餐，非‘平治’不坐的‘州县吏’，高尚得多了”。杜渐也写过一篇《真理终于说话了》，是谈故友包子衍兄所编《回忆雪峰》的。他写几十年来雪峰在他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位置，写雪峰几十年来受到的压制和迫害，也写了 1974 年雪峰追悼会之前的先是有人阻挠，后是有人反对经中央审定的悼词，再后是有人还想赶在追悼会前发表文章“批判”。这些往事，我也曾经耳闻，也在文字中对雪峰表示过一个晚辈的至诚至敬，然而我们没有像杜渐这样，在这一篇刑天舞干戚式的短文中一语刺中那个仍然徘徊在于中国文坛的幽灵：封建主义和宗派主义。《书痴书话》中，如此篇章，所在多有。传统的温文尔雅和《负暄琐话》式的书话，融入了疾言厉色和剑拔弩张，读来痛快淋漓，得心中块垒为之一扫之快。这就是杜渐先生书话“出格”之处吧！至于继持先生序言中所言“敏感”云尔，其实早已不成其为敏感话题了，权钱交易，渎职枉法，假药假酒，欺行霸市，土匪横行，地方保护主义，如此等等，“社论”谴责，杂文抨击，法律

追究，明文禁止。“书话”这种文学体裁，有何必要用“格”来束缚自己呢？

二

30多年前，唐弢先生的《书话》出版。这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属于新文学出版物的书话。它的至今受到读书人的喜爱是必然的。以我之见，现在在文坛上初步结集起来的一批人数并不很多的中青年书话作家，无一例外地受到过《书话》的哺育和影响。《书话》如一块丰碑，树在现代散文史上；《书话》也如新书话的巴颜喀拉山，那是源远流长的黄河源头。

1962年的出版《书话》殿尾一篇，题为《画册的装帧》。唐先生在文章中盛赞鲁迅先生手自经营的画册《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和《引玉集》，从而引出“我总觉得装帧是内容的仪表，可以引导人们去接近内容，它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般书籍如此，画册就更应该如此”。然后附有两行文字，对当时的画册装帧表示了一点“希望”之意。这篇书话，原刊于1956年第11期《读书月报》，收集时，唐先生把末尾一大段删掉了，而这删去的一段，却实在写得有声有色，本本色色的唐弢先生的畅达典雅又婉而多讽之风致，任其混没实在可惜，现照抄如下，以存唐先生一段佚文：

提到鲁迅，我不免想起今年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中出版的一些书籍，尤其是画册，因为鲁迅对画册的装帧比任何其他书籍都讲究，最近人民美术出版社重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听说也有精装本，我见到的是平装本），这原是“功德无量”的事，这部分选纸尚佳，铸版也过得去，一看装帧，却实在令人难以苟同，我不懂装帧者为什么要选那么油墨不匀的全版蓝色封面，是为了保持初版线装本磁青纸的原色呢，还是因为逝世20周年纪念必须表示民族形式的哀悼，让它穿上一

件“阴单士林”式的素服？如果是前者，我认为既然改为洋装，根本就不必影射线装本，鲁迅生前除了影印 103 部精美绝伦的线装初版本外，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改版重印了大量缩本，封面就没有采取这种“身穿西服，心仪长袍”的办法；如果是后者，按照民族习惯，逝世 20 周年纪念已经不算什么丧事，办起筵席来准许人们喝酒吃荤，无须哭丧着脸，——但自然也不是喜事。我只是说，倘使装帧者打破这种观念上的约束，在运思时一定可以更自由，在装帧上，一定可以更漂亮。

关注《书话》及 1980 年充实内容、改版印制《晦庵书话》的读者都知道，当《书话》初版卖完，印行《书话》第二版时，唐先生曾抽掉其中一篇《科学小说》，那是谈及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的两部作品《月界航行》和《地底旅行》的。据唐先生 1979 年 10 月 5 日在给《晦庵书话》写的序中说：“到再版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对凡尔纳突然提出责难，曾经出版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都无法重印，《书话》也遭池鱼之殃，我应出版社之请，另用《闲话〈呐喊〉》替下《科学小说》。”显而易见，再版删掉《科学小说》是出于国内舆论界对凡尔纳的责难。但《画册的装帧》连进入《书话》初版的机会也不可得，原因又何在呢？我们不能排除写《画册的装帧》和编《书话》时不同的社会气氛即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同：既然凡尔纳也受到责难，那么《画册的装帧》未删稿的结尾中若干词语，是否犯忌呢？不犯忌起码讨嫌吧，于是索性删去。但这大概也只是原因之一。另有一原因，我则估计是唐先生为了契合他的书话所规定的“文章的写法”，也即“章法”或曰“格式”罢。唐先生在 1962 年出版的《书话》的序言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被后来书话作家奉为圭臬的话：“至于文章的写法，我倒有过一些考虑。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夹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如果用先生自定的这种“文章的写法”来衡

量,《画册的装帧》删去之文,未免火气稍旺,笔调辛辣一些,更接近于杂文笔法了。为不出“格”而忍痛删掉,讲起来庶几也通。

三

我是主张书话的写作的多种多样的。唐弢先生的、杜渐先生的以及国内许多书话作家的大作,倘能读到,我皆一一拜读;倘遇书话著作,我皆一一贮藏。书话是散文随笔的一种。正如我喜读记实散文一样,我更偏爱更多一些涉及现状,触及“敏感”带的书话。大约九年以前,我在拙著《北窗书语》的自序中,这样表述出我的一点微末的追求:“‘书话’是一种相当灵活自由的散文,假如说它与广义的散文有什么区别的话,可能就是它话不离书这一点罢。基于此,它既可以谈版本沿革,又可以叙掌故佚闻;既可以月旦作家之得失,又可以论评作品之短长。文无定则,书话也可以不受什么模式的约束。不过,我倒是给自己约法三章,这就是:着笔往昔,着眼现在,追求史料性知识性与现实性的联姻。至于达到了多少,自己也不说,反正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罢了。”时至今日,我仍然是“心向往之”于书话作品的这“约法三章”。如果我们的书话作品,诸种风格争奇斗妍,各呈异采,那么,书话必能迎来它进一步的繁荣。

1994年9月9日于西安

目 录

总序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1)
代序	书话“出格”断想	高信(1)

书里风景	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	(3)
	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	(7)
	《我与开明》掇英	(11)
	想起了张元济先生	(15)
	萨克斯的启示	(19)
	“巨译”难产的思考	(23)
	不可忘却的孙伏园	(28)
	犹过当年长安道	(35)
	《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	(39)
	异军突起话《女神》	(43)
	茅盾自评《子夜》说	(48)
	《达夫书简》及其他	(53)
	以文会友《三叶集》	(58)
	《齐白石一生》	(62)
	《现代作家书简》	(65)
	从《书话》到《晦庵书话》	(70)
	《徐懋庸杂文集》	(73)
	“努力吧,二十年!” ——葛琴和她的小说集《总退却》	(78)

《一月九日》沧桑小记·····	(82)
曹靖华的散文集·····	(85)
曹靖华先生遗简两通·····	(89)
《踪迹》书外·····	(93)
《流沙河诗集》·····	(97)
黄苗子的《货郎集》·····	(99)
话说《不怕鬼的故事》·····	(101)
杂文家的风格·····	(103)
“匣中宝剑夜有声”·····	(105)
雪峰述《百喻经故事》·····	(107)
《花萼与三叶》读后·····	(110)
田家英与《中国妇女生活史话》·····	(113)
杨宪益和《译余偶拾》·····	(116)
《艺林散叶》·····	(118)
关于“文章病院”·····	(120)
畸形文坛的一面镜子·····	(123)

书外乱弹 先生之风

——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129)
《郑伯奇文集》佚文及其他·····	(134)
想起了郑伯奇先生·····	(138)
郑伯奇先生的《参差集》·····	(141)
何时共论文	
——追怀钟朋教授·····	(144)
一卷遗文倍有情·····	(147)
忆我三师·····	(153)
离不开你	
——我与商州图书馆·····	(156)
古城书踪·····	(164)
书账一页·····	(167)

长安购书记	(169)
我读“索引”	(172)
“既读又不读”解	(174)
书斋十记	(176)
书友六记	(197)
也说鲁少飞先生的心境	(209)
漫画家的现身说法	(215)
华君武如是说	(218)
华君武的封面画	(222)
詹同笔下的《城市百相》	(224)
《永玉三记》三论	(226)
初识吴宓先生	(231)
关于李济之	(234)
梁文指谬	(238)
“三生有幸”质疑	(240)
书标·社标·毛边书	(245)
漫说藏书票	(250)
同志为友	(252)

我读鲁迅

《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	(257)
丁聪漫画鲁迅《阿 Q 正传》	(262)
鲁迅先生的自传	(267)
鲁迅·孙用·《勇敢的约翰》	(271)
鲁迅先生与《百喻经》	(276)
卫俊秀的《鲁迅〈野草〉探索》	(279)
《鲁迅研究书录》	(281)
拓荒者的足迹	
——记鲁迅编印出版中外木刻画册	(286)
鲁迅论民族美术遗产	(293)
鲁迅与民间戏剧	(300)

鲁迅的画	(305)
书评家的鲁迅	(310)
鲁迅与《近代美术史潮论》	(319)
“吃死人,骗活人”	(321)
版画中的鲁迅和鲁迅作品插图	(323)
后记	(332)



常 荫 楼 书 话

书 / 里 / 风 / 景

80年代初期,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全10册(初编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戊编、己编、庚编、辛编、壬编),共10册,共编入500余万字。资料丰富,编辑体例严谨,印刷精美,装帧考究,是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史的重要文献。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续编,共10册,共编入500余万字。资料丰富,编辑体例严谨,印刷精美,装帧考究,是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史的重要文献。

从出版史来看,中华书局在20世纪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还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对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是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缩影。

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是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缩影。

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

50年代初期，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共七册，洋洋二百五十余万字。资料丰富，编排有序，注释详尽，附录完备，近百年来有关新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荟萃于此，至今仍然为人称道，它的编者是张静庐。

研究现代文学，免不了在半个世纪形成的书海中漫游，成千上万本纸张已经发黄变脆的新文学著作的初版珍本，令人遥想当年毅然促成其问世者的功德。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文艺论集》，创造社初期的刊物《洪水》、《幻洲》，鲁迅先生编辑的《萌芽》等，均由光华书局出版。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蒋光慈主编的《新流月刊》（被禁后改名《拓荒者》）以及郭沫若的著译《创造十年》、《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蒋光慈那部引起争论的《丽莎的哀怨》，郁达夫的《饶了她》，洪灵菲的《流亡》、《归家》，茅盾的《文凭》，洪深译的《西线无战事》，周扬译的《新俄文学中的男女》，以及

